

陈庄西周城址确认“姜太公”真实性

本报讯 到底有没有姜太公这个人?姜太公能活139岁,他是不是只是神话而根本不存在?人们包括专家学者的这些疑问,随着陈庄西周城址的发现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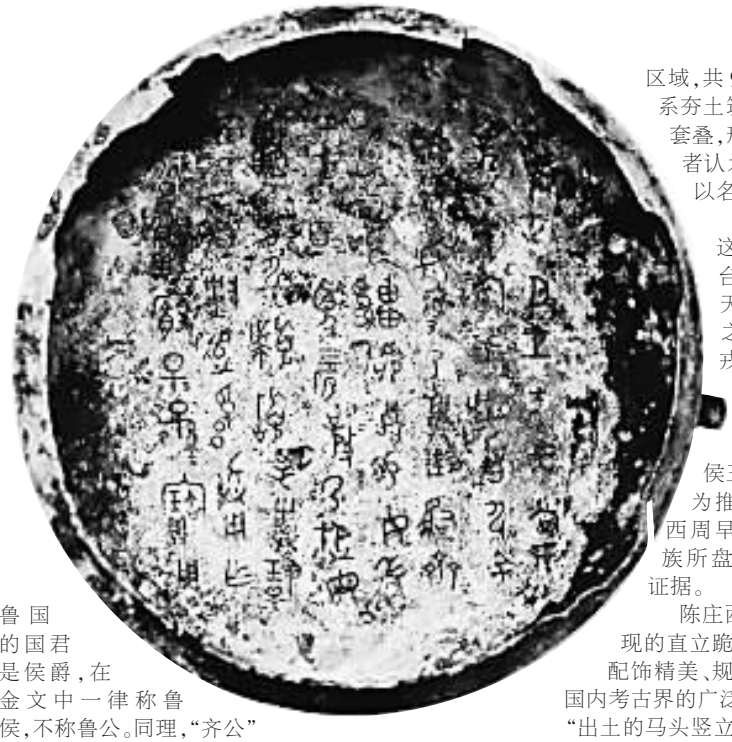
陈庄西周城址的发现,确认了姜太公的存在,让姜太公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走进了神话。

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出土的带有“丰辟厥作文祖甲齐公”字样的铜觥,这是考古界第一次发现有关姜太公的准确记载,也是有关这位传说中呼风唤雨的齐国第一代国君的最早文字记载。

何以认定铭文中的“齐公”就是姜太公?北京大学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贵族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中的‘齐公’即是文献记载封于‘营丘’的姜太公,一定是姜太公本人,是齐国的第一代君王。两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不论墓主是齐国早期国君还是有学者推测的土著‘丰’国的后裔,都将由此揭开齐国开国的秘密,复原山东商周之际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原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介绍,铭文中提到的“齐公”即为姜太公,70多个字的铭文揭示了齐胡公被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陈庄西周城址与营丘关系密切。

山东省考古专家王恩田认为,“齐公”就是姜太公,根据金文通例,凡是文献记载的,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国君,例如,



鲁国的国君是侯爵,在金文中一律称鲁侯,不称鲁公。同理,“齐公”当然是齐国的第一代国君姜太公。

城址内两大发现实属“罕见”

陈庄城址内发现的祭坛也是这次城址发掘的重要成果。王宇信说,祭坛位于发掘中心

区域,共9层,内圆外方,系夯土筑成,层层环向套叠,形制奇特,“有学者认为此夯土基本可以名为‘坏丘’。”

王宇信认为,这个圆形九层筑台,当是今北京天坛的始祖,“国之大事,与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祭祀天地、祖神之权,为天子或诸侯王所垄断,这也为推断陈庄城址为西周早期齐国诸侯贵族所盘踞提供了有力证据。

陈庄西周城址首次发现的直立跪伏陪葬车马坑,配饰精美,规格极高,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出土的马头竖立高昂或略偏,脊柱和肋骨保存状态完好。马所处的马槽是专门用于固定马的站立姿势的,由于没有挣扎的痕迹,马应该是死后被人卡在槽中,才得以保留了现在的姿势。周朝有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葬俗制度,这个车马坑有两辆车是四匹马,一辆车是两匹马,可以初步推断是诸侯

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

专家观点:城中陵墓属姜太公直系后裔

专家一致认定,陈庄西周城址出土的铭文中所写“齐公”即姜太公。而在陈庄遗址中发现了14座大中型墓葬,甚至有人提出:姜太公是否沉睡于此?

专家对墓葬的年代认定否定了“姜太公沉睡于此”的想法,“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当然个别可早到西周早期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原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告诉记者。

王宇信认为,春秋时期齐诸侯陵墓在临淄齐故城东北部今河崖头一带,而战国至汉代齐王陵墓主要分布在齐故城南及其周边。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临淄齐故城内未发现西周时期齐国大型贵族墓葬,但陈庄城址发掘的14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50余件,其中首次发现的铭文中的“齐公”字样,权威专家认为即指姜太公姜尚,为确定该城址的国别、年代提供了证据,并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陈庄城址早期当为西周早期齐国的一处政治文化中心,而墓地或为西周中期姜氏齐国诸侯的陵墓区。(来源:山东商报)

上图为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出土的铜器,是考古界第一次发现有关姜太公的准确记载。

西部题材开拓者孙宗慰百年绘画展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记者赵晓薇)我国西部绘画题材创作的开拓者、徐悲鸿之徒孙宗慰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11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展览内容包括《藏族歌舞图》《塞上行》《宗喀巴塔》等一批创作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表现我国西域风情的作品以及《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北平市民生活》《打粥》等反映人民生活、社会生态的名作。

孙宗慰先生1912年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成为徐悲鸿的学生,是徐悲鸿艺术理念与实践的追随者。1941年起,他曾随张大千先生到敦煌研究古代壁画,成为第一批涉足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描绘西域的风土人情。抗战期间,他参加“战地写生团”,绘制了大量速写、抗日宣传画。后来,他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直到1979年病逝。

孙宗慰的油画技法严谨、中国画笔意宁静。徐悲鸿曾评价说:“虽艺术家亦以开拓胸襟眼界为当务之急,宗慰为其先驱者之一,吾寄其厚望焉。”

据悉,“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画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徐悲鸿纪念馆联袂主办,将持续至8月20日。

我省第十二届青年美术设计作品展海口开展

本报讯(记者魏如松 实习生陈蔚林 聂志峰)8月10日,第十二届海南省青年美术设计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海南青年画家的作品共213件,吸引众多美术爱好者前来观展。

本次展览自今年2月开始征稿,共收到各类作品400余件。经严格评审,评选出了金奖作品2件、银奖作品6件、铜奖作品9件、优秀奖作品34件,学术奖作品6件。

从参展的作品来看,有油画、国画、水彩、水粉、岩彩画、装饰画、钢笔画等,题材内容包罗万象,风格多样。为了鼓励视觉艺术更好地走向现实生活,走向实用,这次展览还特别吸收了36件美术设计作品参展。

此次美术设计作品展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文化厅、省青联、省美协、省青年美协等联合主办。

我省举办两岸诗画采风创作展

30名艺术家深入海口文昌采风创作

本报讯(记者戎海)8月10日,荟萃了海内外华人书画精品的“南方夏季艺术展”,今天上午在海口美丽道艺术中心开展,由此也拉开了“两岸诗画采风创作展”的帷幕。

从8月10日起至12日,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内地约30名诗画艺术家将深入海口、文昌两地,进行采风创作等一系列联谊活动。

此次“两岸诗画采风艺术展”由“南方夏季艺术展”、诗人画家海南采风创作、诗画交流座谈会、以海南风光风情为题材创作的诗画笔会等4项活动组成。

在“南方夏季艺术展览”中,共展出了两岸四地书画家的49幅精品力作。这些作品题材广泛、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据悉,诗画家们还将赶赴文昌,举办诗画家联谊活动及交流座谈会,并在文昌市八门湾绿道、东郊椰林等地进行采风创作,并举行以海南风光风情为题材创作的诗画笔会等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厅、省文联主办,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承办,香港雪峰画苑和海南美丽道艺术中心协办。

儋州首届东坡诗词擂台赛开锣

200多名参赛选手争相背诵东坡诗词

本报那大8月11日电(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谢振安)“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今天,儋州市中和镇东坡诗词声入耳,由儋州市委宣传部和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东坡诗词背诵擂台赛在此开锣,200多名参赛选手争相背诵东坡诗词。

本次比赛分为成人组和儿童组,采用分组比赛、个人PK的方式进行,最后学生组和成人组各有10位选手晋级决赛。本次擂台赛吸引了中和镇12个村委(居委会)的农民、学生、教师和城镇居民参与。其中最小的选手仅为10岁,年纪最大的62岁。

今年62岁的丁衍禄是本次擂台赛年纪最大的参赛选手,仅有小学文凭的他却能熟练的背出许多东坡诗词。今年80岁的丁三妹没有参加比赛,但是今天她也早早地来到现场。她说,自己很想参加,但是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所以只好放弃。接着她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不识字,但是我也能背东坡诗词。”在记者的要求下,丁三妹现场用普通话(中和镇方言)背诵了一首《和子由澠池怀旧》。丁三妹说,虽然自己并不知道这首诗的含义,但是从小就听父辈们朗诵,所以到现在还记得这首诗。

儋州自古是东坡文化重要的传承之地。近年来,儋州市十分重视挖掘东坡文化,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举办首届中和镇东坡诗词背诵擂台赛是儋州市保护、传承、发展东坡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今天的比赛为海选,决赛将于近期在中和镇东坡书院举行,届时学生组、成人组将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3名,优胜奖4名,其中,一等奖奖金达一万元。

黄龙玉雕刻大赛结果出炉

金奖作品价值超百万

据新华社昆明8月11日电(记者袁雪莲)由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协会举办的第三届(龙陵)黄龙玉雕刻大赛结果11日揭晓,《一家人》《枫桥夜泊》《古道佛影》3件作品荣获金奖,其中有2件作品来自福建。

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公盘交易中心精品馆,来自福建的金奖作品《一家人》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赏。“用色美、布局好、工艺细,小仙鹤的深情、小仙鹤的活泼,一家子的温馨雕刻得太动人了。”瑞丽玉石雕刻家项京对《一家人》赞不绝口,并给出百万以上的报价。

第三届(龙陵)黄龙玉雕刻大赛由中国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和龙陵县

委联合主办。经由国内知名专家、大师组成的专家评委初评、终评后,从全国312件入围作品中评选出78件获奖作品,包括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9名,最佳创意奖5名,最佳工艺奖5名,优秀奖50名。金奖作品、银奖作品、铜奖作品将分别获得4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金。

黄龙玉最初被人称为黄蜡石,由于其产于龙陵县,又以黄色为主色,因此得名黄龙玉。2011年黄龙玉进入国家《珠宝玉石名称》,完成由石头到玉石的华丽转身。龙陵县位于我国云南西部边境,是滇缅边境交通要冲,也是我国黄龙玉的唯一原产地。

行走中的玫瑰

作者: 闫丘露薇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年7月



《行走中的玫瑰》是女记者闫丘露薇的个人传记,这次她不再评论时事,没有报道新闻,而是以一颗素心面对自己,向读者敞开,分享着或许每个人都在思考的一系列人生命题,诸如梦想、机遇、爱情、职业、压力、风险、困难、品位、名利等等。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作者: 郭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王二是虚构的人物,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在本书里,他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王二买火车票,买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作者把重大的经济现象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

真正的批评矫正作家的创作之路

——评论家在长篇小说《大车帮》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 杜光辉

1990年,我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鸭绿江》1990年第3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同年第6期转载。在陕西文坛引起一定的反响,陕西省在庆祝建国45周年编辑出版的《陕西名家短篇小说精选》,选载了该小说。此时,有朋友认为,《车帮》的挖掘空间很大,完全可以创作成长篇小说。到了2003年,长篇小说《西部车帮》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是,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前半部分堪称好小说,后半部分落入俗套,显得一般。期间,我接触了著名评论家李星,李星毫不客气地指出:《西部车帮》以解放为界线,前半部分用经典形容都不过分,后半部分实在无法评论!解放前后是两个不同的语境,你把它们强行地扭结在一块!这么好的题材,没有写到应该达到的高度,真是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并决定重新创作

这个题材,是王达敏发表在《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的《半部好小说》。评论写道:“这是一部让我连连击节称赞又频频扼腕叹息的小说,一部瑕瑜互见、优庸并存、好差尖锐对立的小说。我称赞它的前半部,对它的后半部为之叹息。”

以后7年时间,我经常和王达敏先生通电话,请教《大车帮》重新创作中的问题。我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重新创作这个题材,把《西部车帮》前半部分抽出,进行新的思考。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雷达先生,雷达先生一再告诫:重新创作这个题材,绝不仅仅是内容的扩充,更是思想的更新,要把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即大爱、大善、大真在作品中体现。

以这个题材重新创作的《大车帮》,初稿76万字。2007年冬,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拜会了从没谋面的李建军先生,请他

审读《大车帮》,给予指导。2008年夏,李建军来海南开会,我们就《大车帮》的修改,畅谈了一天半。他在76万字的打印稿上,从头到尾写了很多批注,更多的是要求删减。他中肯地提出:就这部小说的题材、生活、精神、思想、民俗、地理等,信息量很大,如果写得好,将是一部西部题材的好小说。但小说太长,有些情节必须删减,只要是反映一个人的一种思想、性格,需要一个情节就可以了,其它的统统删掉,即使再精彩也必须舍弃!我送他到机场,他临进安检时还一再告诫:现在的书稿是76万字,如果能压缩到40万字以下,这部小说就成功了!切记,小说不是电视剧,情节的精彩确实重要,但不能完全靠情节的精彩取胜,更重要的是生活、思想、宣扬的价值!长篇小说创作同样有辩证法,即使情节很精彩,如果很多精彩的情节堆积,反而会给读者产生

累赘之感,使糖分变成水分。我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反复修改,多次压缩。在压缩过程中,很多精彩的情节被删去,情感上像割肉般疼痛,将文字压到40万字以下。李建军看到最终的定稿,给我打电话:“《大车帮》成啦!尽管还有个别地方需要小的修改,但目前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雷达先生审读了修改近10遍的《大车帮》,对我说:“就《大车帮》目前的水平,可以认为是部很不错的小说。但小说还有提高的空间。小说中的两个女性人物,吴老大的母亲翠花,马车站三姨太王蓉,小说中的描写太少,人物性格还不十分突出。尤其是马车站的三姨太,什么事都经过,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你应该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充分挖掘,使这部小说更加丰满。世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女人,如果在女性的刻划

上,下的工夫不够,小说的一个面就少了份量,显得单薄。”经他提示后,我再次重新创作。出版的《大车帮》文本中,芹菜和王蓉无论情节的设计、人物的形象、性格,都比原稿提高了许多。

修改了18遍的《大车帮》,于2012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个半月后,王达敏先立即阅读,给予很高的评价,写了《半部好小说到一部好小说——读杜光辉长篇小说〈大车帮〉》。同时,也接到雷达、白烨、毕光明等评论家的电话,给予很高的赞扬。我自己也深有感慨:这部小说里,凝结了多少评论家的智慧、学养、真诚、心血。如果没有他们真正意义的批评,《大车帮》绝对达不到现在的高度。对于作家来说,真诚的批评,比无谓的颂扬更有价值!能得到评论家坦诚的、毫无顾忌的批评,是作家的幸运!

读书 书话

众人评说 我亦有见

——《三楚情怀与现代精神·曾纪鑫作品研究》读后

■ 汪秀枝

人们常说,要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光凭自己的感受是不够的,须听听与其交游者的意见。同理,把握一个人的作品,除了自己阅读、揣摩,也很有必要了解其他读者的感受、认知。十多年来,我读过曾纪鑫先生的好几部作品,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文化历史散文《千古大变局》。查读书笔记,我是2008年国庆节买的这本书,一气呵成地把它读完,还把它推荐给一位书友。书友看完后,我们还就书中的人物、观点交流了好几次。当时,也想写点读后感,终因懒惰作怪,也就止于“想”了。

近日,读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三楚情怀与现代精神·曾纪鑫作品研究》,品味几十名评论者关于曾先生其人其文的品读,回忆自己曾对《千古大变局》等书的阅读感受,颇有些“英雄所见略同”的自得。一得意,懒惰就退后一步,就想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所见”。

所见之一,曾纪鑫先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一方面,在《千古大变局》、《历史的刀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等文化历史散文中,曾先生努力地尝试着恢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关于历史研究,我很喜欢当代知名学者丁东先生的一句话——研究历史的最高目的应该是弄清事实。然而,由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语),在很多时候,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往往会被人为地夸大、缩小、遮蔽乃至移花接木。以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例,相当长时间内,洪秀全和其死对头曾国藩分别是被歌颂和批判的对象,在《千古大变局》中,他将洪、曾二人历史活动的动机,作为、具体细节等展示出来,让史实说话。在事实面前,略有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对洪、曾的人格及历史作用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曾先生作品的历史责任感还体现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挖掘事实,弄清真相很重要,但是恢复真相的主要目的,不是讴歌或者批判,而是从前人走过的道路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创未来。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曾纪鑫先生在描摹历史真相的同时,还对农民起义、暴力革命、社会设计等进行思考、总结、评价。颇具警醒价值。

所见之二,曾纪鑫先生作品对人性的解读很精辟。文学即人学。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曾言:人类既强大而又虚弱,既卑琐而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而又常常视而不见。人性是立体的、复杂的、多面的,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曾在中国大行其道,教科书上的历史人物要么被神化,要么被妖魔化。曾纪鑫先生笔下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远古的周文王、吕不韦,还是近代的李鸿章、康有为,都是有血有肉、有功有过、有优点也有毛病的活生生的人,谁都能走上神坛,谁也下不了地狱。真实的人物如此,虚构的人物也不例外。曾纪鑫先生小说、戏剧中的主角,像刘茂林、李治国、赵多多,也都是

《三楚情怀与现代精神·曾纪鑫作品研究》冰马选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6月出版

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只不过有的人身上,善良的成分更多,另一些人身上,邪恶暴露得更明显而已。

正因曾先生的作品有着卓异禀赋——史学家的厚重、文学家的灵动、思想者的沉郁,其作品刊行后广受关注,甚至有研究生、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上海冰马先生是有心人、热心人,将这些评论文章,辑成一本,读者不难发现曾先生创作之旅中多姿多彩的风采,也不难发现当代文化历史散文演进中让人唏嘘不已的细节。

迟到的间隔年

《迟到的间隔年》讲述了: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让自己在旅途中观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一年就叫做“间隔年”(Gap Year)。“间隔年”还是很新鲜的概念,但很快将成为年轻人的潮流。

2006年12月,作者离开广州,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间隔年之旅。旅途从犹豫不定开始,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无法预料……旅途结束,他找到了全新的未来、内心的宁静和他的日本爱人。这个结尾,让人想起美国著名作家E·B·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自由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了不起!爱情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好!”

作者: 孙东纯 中信出版社

